

大学教育和大学精神是当今消弭人类危机,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因为管理明天世界的代表正是从今天的大学中产生。本期进一步介绍了莫兰的教育思想。莫兰认为教育改革的重点是思想方法的改革,即树立复杂性思维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整体的改造。因为知识间相互割裂的不断加剧和各地区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平衡和隔离状态使人们难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面临的重大危机。卡蓝默的文章进一步提出:大学的首要职责不是教育学生如何适应未来社会——好像历史提前写好了一样,而是培养学生进入世界和创造世界,处理各种关系和进行必要变革的能力。陈力川进而论证大学的无条件性就是质疑一切的权利,包括质疑问题本身的价值和真理的价值,也就是说不受任何限制地发问,这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也是大学不可回避的责任。罗岗的文章则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重新解读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深入讨论了“大学的理想”与“国家的理想”之间的悖论。其他各篇有关当前大学教育问题的讨论也都各显精彩。

“东方对西方的认知与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一个小而深的会议。应该说三天的深度讨论,对东方和西方的“互看”极有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伊朗德黑兰大学的赛义德·礼萨·阿梅利博士的演讲《美国主义与反美主义的跨文化研究方法——9·11之后英国穆斯林对美国的认知》(本文拟在本刊下一辑刊发),他精辟地分析了穆斯林世界,隶属于不同种族、拥有不同宗教背景的激进主义分子之中,反对美国的社会抗议也是多种多样的,从而摒弃了任何形式的种族中心主义或宗教中心主义的论争;摩洛哥穆罕默德第五大学的塔伊布·贝尔加兹教授分析了14名年轻的摩洛哥重金属音乐狂热爱好者被捕事件及其定罪过程,详细论述了不论是伊斯兰激进分子,还是摇滚乐爱好者,虽然方式不同,但都介入了现代性,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对现代性带给伊斯兰世界的变化的反应。他们精彩的论述激起了很少接触伊斯兰世界的中国学者的深思。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斯特林堡国际学术研讨会”,是我们第一次与莫言、余华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联手合作,三位瑞典学院的资深院士和瑞典驻华大使也参加了会议(瑞典学者的论文将发表在本刊下一期)。这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文学交流的国际盛会。

本刊 16 期发表了赵汀阳教授的专论《“欧亚”概念作为一个互惠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后，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这里发表了三位青年才俊的有关论述，这样的讨论今后还将继续。有关跨越学科的讨论目前正是热点，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各有所长，特别是林国华的重释《鲁滨孙漂流记》是社会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另外，《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 卷)和《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10 卷)是 2005 年跨文化文学研究方面的重大收获。几篇评论文章不仅分析了现状，提出了问题，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所突破，值得一读。